



红色老人

SONGSE LAOTEN

李思恆 著

紅 色 老 人

——記糧食保管員許全仁同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郑州

內 容 提 要

老紅軍戰士許全仁同志，在他漫長的30年革命生涯中，為我們青年一代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無論是在十年內戰、二萬五千里長征中，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當中，許老一貫兢兢業業，艱苦朴素，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在黨所委派給他的任何一個平凡的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績。

“紅色老人”一書，對廣大青少年有極大的教育意義，應該一讀。

紅 色 老 人

李思恆著

朱鴻年插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總書號：2016

787×1092 1/32 · 2 印張 · 42,000字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數：1—10,587冊

統一書號：T10103·421

定價：(5)0.15元

由京廣鐵路的許昌車站下車，改乘許昌到南陽的長途汽車，向西南方行駛，不到兩小時，寬闊的緩緩東流的汝河攔住了去路，對岸是一排不高的秀麗的山巒，這裡就是以盛產金黃色煙葉而馳名全國、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視察後贊譽為“煙葉王國”的河南省襄城縣。

從1958年大躍進的春天開始，襄城縣逐漸成為各地糧食職工們注目的地方。來參觀學習的同志們多起來了，他們帶着僕僕的風塵，有的來自天山之麓，有的來自黃海之濱，有的來自江淮平原，有的來自柴達木盆地，有的來自華北最大的工業城市，有的來自人民的首都；更多的是從河南省內各縣、市來的，從襄城本縣的各個鄉，各個農業社趕來的。他們一批接着一批，差不多都是剛剛放下行李，還沒有揩干臉上的汗珠，就懷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向殷勤接待的糧食局同志們提出要求，要馬上看看久已嚮望、令人羨慕的無器材糧庫，並且拜望一下早已傳聞的長征老英雄、模範保管員許全仁同志。

跨進襄城縣城關糧庫秦豐院的大門，首先，就令人有一種清新爽快的感覺：院子平平坦坦，整整潔潔；一切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倉房內更是不見塵土、光亮愛人；連鋪倉的席子、蔴子，也一疊疊整理得像整齊的書本；掃帚、測溫器排列得像解放軍營房里的槍支一樣。這些，都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這決不是短期內突击出來的，倉房的主人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動啊！

這是几幢極其普通的民房倉庫，房子很老很舊，有好些處的倉牆都經過了多次的修補。陳旧的灰色瓦片，告訴每一位參觀者，它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風霜。可是，就在這平凡而普

通的倉房里，正像迎門的牆壁上，用土紅写的激动人心的大幅標語——倉院當戰場，工具當刀槍，一天當兩天，月亮當太陽——所表示的決心一樣，干劲，正在沸騰；奇迹，正在創造。

在這個普通的倉院里，有一位老年人長年累月地默默地勞動着。他，今年六十五歲了！頭頂已經發禿，頭髮完全花白了！銀絲一樣的鬚鬚，飄拂在他的胸前。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勤勞樸實的老農民的臉孔。几十年的艱苦，在他的臉上划上了無數道皺紋。可是，面色仍然是那樣的紅潤，紅得像青年小伙子一樣，這和他的年齡似乎有些不相稱。他的背微微發駝，頭部和上體不時地顫動着，這是1946年他在新四軍隊伍里，和胡宗南匪軍，流血苦戰几十晝夜所遺留下來的毛病。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粗藍布衣，腿上也現出幾個很大的补丁，戴一頂破舊的草帽，赤腳穿了一雙舊單鞋。他就是1929年參加中國工农紅軍，南征北戰了二十年；為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付出巨大勞動，取得卓越貢獻的糧食保管員許全仁同志。一個從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創造出不平凡事跡來的人。

提起許全仁同志，襄城縣的糧食工作者和城鄉勞動人民，大都認識他，都像提到自己熟悉的長輩一樣，懷着親切尊敬的心情，談論他的一切。

他的故事真是說不盡、說不完的。遠道來的參觀者們，都央求老人談談他的過去和現在。他總是用洪亮的河南口音，揮動着有力的手勢，向靜靜圍坐在他四周的同志，津津有味地談着。大家听得眉飛色舞、興高采烈，不時發出一陣陣嘖嘖的贊嘆和歡樂的笑聲。

下面記述的，就是流傳在襄城縣糧食職工口頭上和銘記在襄城縣無數群眾心靈上的、有關許全仁同志很多感人故事中的幾個。

当紅軍去

1894年，甲午年。中国近代史上永远也忘不掉的苦难耻辱的年代。滿清王朝的罪惡統治，正被各地紛紛起义的农民武裝攻打得搖搖欲墜，更加腐朽殘暴；瘋狗一样的日本軍国主义者，正在浪潮汹涌的朝鮮海峡里，用重炮轟击着悬挂黄龙旗的北洋海軍，中日之战終以卖国賊李鴻章簽訂的馬关条约而可恥的宣告結束了！

就在这一年，許全仁同志誕生在河南省叶县許庄村的一个貧农家里。

在这样兵荒馬乱的年代，在这样災荒不断的地区，在这样貧穷如洗的家庭，第五个小孩的出世，并没有給掙扎在飢餓綫上的父母，带来任何庆幸和喜悅。

幼年时代的許全仁，就沒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勤勞的父母一年到头，風里来，雨里去，黃汗淌，黑汗流，苦掙一年，收下来的糧食，除了完糧納課，除了被敲詐勒索，剩下來的，不夠五个瘦弱的孩子搵上野菜吃个半飽。襤褸片片的破衣，遮盖不住孩子的屁股。晚上，一家老小挤睡在一張床上，仰臉就能聽見破漏的草房頂上的星星。逢到雨天和雪夜，滿屋是嘀嗒的雨点和紛飞的雪花，一家子蜷縮着、挤靠着，等待天晴。……

生活，煎熬着这一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才十几岁的許全仁，剛剛長到半大人高，生活的重担，开始压在这个世事不知的少年肩头上。为了活命，他的父母只好忍着泪，把應該送到初小讀書的他，送到地主老財家去放牛。天不亮，晨星还在眨眼，他就要赶着牛群，踏着濕的露水，跑遍附近的丘陵和山崗。他还要攀着蕨菜和荆棘，下到澗溝旁边

去割草，尖利的亂石碰爛了他幼嫩的腳趾，鋒快的草葉划破了他黑瘦的面頰。有時太陽晒得像鋼針亂扎，有時暴雨又淋得眼也睜不開。累了一天，回到東家，還得常挨地主老財的叱爹罵娘，或是一頓狠狠的鞭子。痛苦啊！黑暗的日子！夜晚，在黑洞洞的牛欄中，他常常呆呆地坐着，托着半碗殘湯剩飯，簌簌掉淚。他幼小的心灵里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那樣享福？有些人又這樣受苦？

1911年，武昌城頭一陣槍炮聲，武昌城被“新軍”光復了！龍旗改成了五色旗，帝制改成了共和，宣統改成了總統。可是，這一切對於許全仁和一般善良的老百姓們，除了剪去頭上的辮子以外，又那有一星半點的好處呢？大清帝國的巡撫、道台、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督軍、鎮守使，仍舊在斃殺，在火并，在剝皮抽筋，在敲骨吸髓。農民的血汗，不斷的裝滿了老財、地保、首事、師爺的荷包，又一層層地向上貢獻。駭人聽聞的苛捐雜稅，已經預抽了六十年、八十年……

河南，這個多災多難的地方，像全中國一樣，在血泊里呻吟。這真不是窮人活命的歲月啊！趙倜、吳佩孚、劉茂恩……這些黑透了心肝的國民黨狗官、北洋軍閥，他們手下收編了成千上萬、大大小小、殺人放火的“司令”“旅長”，他們通匪、放匪、養匪、縱匪，官和匪根本就不能分，都是一鼻孔出氣，老百姓遭的是空前浩劫！

他們見到誰家中還可以維持，就在誰家里塞點子彈，一抄出來，苦打成招，就說你窩匪犯法，沒有二話，只有傾家蕩產這一條路。他們見到誰家的年青婦女，長得整齊一點，晚上就架到野地里奸污了。那年頭，無法無天，誰家有年青閨女和媳婦，就算是有了罪孽，晝夜不能安身。誰做點小生意糊口，那些凶煞神一樣的當官的當兵的，不由分說，上去就拿，大口就吃，不

給一个大銅板。誰若苦苦地哀求：“老总！行行好吧！我就这点小本錢啊！”他会眼睛一瞪：“他媽的！你不夠本，老子夠本！”如果再說一兩句，大耳刮子和皮帶就要上身了。許全仁就曾做过小本生意，因遭到匪軍的搶劫，而老本賠个淨光。这些官字号的匪軍，动不动就拉伕，替那班肥头胖耳的洵官，挑着搜刮来的金銀綢緞，抬着霸占来的第八房小老婆。許全仁就被吳佩孚的坏中队拉伕，駕了半年的兵車。白天，槍托子搗得遍体烏青，累得連口水也喝不上；晚間，也不管热死、冻死、餓死，民伕一齐被鎖在小屋子里，天明了再放你出来，当牲口一样使喚着。压根儿就不把穷人当人待啊！

年青力壯的許全仁，脾气暴躁得像火鞭，看到这些暗無天日的事，气得牙齒咬得崩崩响，恨不得上去拚个白刀子进紅刀子出，把这班害人的坏蛋，戳个透明窟窿。上了年紀的老农們，悄悄地拉住將要發作的許全仁說：“不行啦！全仁！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摔不过大腿啊！”当时，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打掉牙齒和血吞，眼泪水往肚子里流。他憤憤在想：这种世道，总不会長久的，否則，世界还成个啥世界呢？！

在这样大难临头的日子，人命是不值錢的。由于过重的劳累和穷苦，他的父亲早年就死了，撇下了孤苦無依的一家子。出閣不久的两个姐姐，也在極端貧困的生活中早逝了。弟兄三人分开了家，老母亲跟着小儿子全仁，守着三亩薄地，苦苦地度着營生。民国十五年，母亲也死了，許全仁噙着泪，咬紧牙，卖掉仅有的三亩地，扒掉仅有的兩間房，草草地掩埋了母亲。从此，上無片瓦，下無立錐，除了一身补丁盖补丁的衣服，許全仁啥也沒有了！天下茫茫，到处烏鴉一样黑，何处才是生路呢？許全仁只有忍气吞声地給地主家扛長工，过着牛馬一样的生活。

天災接著人禍，苦難數不到頭。那年月，老天爺也不長眼睛，專一和窮人作對。民國十五年，過螞蚱，鋪天蓋地而來，連日頭都遮黃了，像刮起了大風沙，嗚嗚的声响像來了飛機，幾百里方圓，螞蚱成堆成堆的，只要一夜功夫，地裡啥都被吃光了。民國十六年，接着大旱，地裡干得裂了大口子，河裡涸得現了底，高粱叶子發焦，玉米稈子枯萎，芝麻穉子酥得一捏成粉，這一年，五穀顆粒無收。民國十七年，冬麥旱得根本沒有種下去，村前庄後，榆葉、柳葉、槐葉全部被拉扯了當飯吃，觀音土嚙得人拉不下大便，人臉焦黃得像金紙，瘦得只剩皮包骨。民國十八年，四月到十月，沒見過一滴雨点子，村子內外，路斷人稀，連牲口也殺光了。接連鬧了這幾年大災，整村整鄉的農民們，賣地、扒房、賣老婆、賣孩子，揹着破鋪蓋，一路乞討，往南逃荒。好多人，走着走着，倒在路旁就斷了氣。真是赤地千里，一片荒涼，哭聲震天，路屍遍野，令人傷心落淚，絞斷肝腸。

隨着故鄉逃荒的人群，許全仁流浪在豫南的信陽、确山、泌陽一帶，打打短工，混口飯吃，飽一頓，餓一頓。三十多歲的壯年人，衰弱得像個老头子。他成天在想：這個黑暗的、痛苦的日子，啥時才能熬到頭呢？難道受苦人真是命中注定，一輩子要當牛當馬？

像久旱逢到甘露，從南方秘密地傳來了消息：江西、湖南由共產黨領導工农，組織了紅軍，鬧開了革命，專打土豪貪官，救濟黎民百姓。消息像長了翅膀，迅速地傳播開來。天哪！出娘胎也沒聽說過有這樣好的隊伍啊！河南的老百姓，早也盼，晚也盼，把眼睛都盼穿了！許全仁也在好奇地驚異地期待着那一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9年麥熟前後，鄂、豫、皖

边区苏维埃，开始了“扩红”，千千万万不愿意当奴隶受剥削的年青农民，拿起了土枪、大刀、梭镖、红缨枪，一批又一批地参加了红军。这时，许全仁想着自己已经三十多，过了大半辈子了，参加红军还中不中呀？一位姓孙的同志来动员开导他：

“许全仁，咱们当红军干大事去吧？”

“咳！我都三十多的人了，不比年青小伙子，还能干啥大事啊？”

“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想干就干，比坐着受苦受罪强。要活命只有抓起枪杆子和军阀、官僚、老财、国民党拼，只有把这班坏蛋全消灭了，人民才能安安生生过太平日子。三十多岁并不老啊！干吧！”

这一段话，像一把钥匙，开动了许全仁的心窍，他把拳头握得铁紧，下了决心，嘴里终于迸出一个干脆的字——“干”！

就这样，长工出身，光棍一条，没有一分地，没有半间房的许全仁，怀着深深的阶级仇恨，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

戎馬二十年

“瓜儿不离秧，
孩儿不离娘，
穷人离不开共产党！”

这是流传在当时河南各地的一首民歌，生动而形象地表达出了在反动统治下被侮辱被迫害的人民内心的呼声。

1929年，麦熟以后，许全仁同志参加了红军。像来到了另

一个世界，一切透着新鲜。官对兵，和颜悦色，眉开眼笑；兵对民，敬老爱幼，亲如家人。这和旧军队里的景象——当兵的动不动就挨五十军棍，对老百姓直眉瞪眼、粗声怪气，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大家团结得像亲兄弟一般，这使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歧视和折磨的许全仁同志，感到亲切和温暖。

开始，他满怀着农民的单纯复仇情绪，恨不得用些竹篾片，把那些地主、老财、有钱的，一个个穿上鼻孔，动一动就对他們不客气。指导员亲切地教育他：“同志，不要急，对付一个两个敌人是容易的，但那是不彻底的。要真正翻身，就得跟着共产党走，推倒压在我们身上的几座大山，消灭阶级压迫。”雇农出身的许全仁同志，在党的亲切教育下，阶级觉悟是比较容易提高的，在革命队伍中他变得非常勇敢和顽强。他说：“自己沒有一毫地，沒有半間房，家中沒啥挂念，把这一百多斤（指身体）整个交给了党，坚决把革命干到底！”

当时，群众神秘地相告着红军的种种传说，如“肚里不装三天粮，身上不長飞毛腿，都当不了红军！”的确，那时红军的装备还少得可憐，一排人只有几支枪，还是些老套筒、小金钩等老掉了牙的家伙，一打一卡壳。子弹也不多，就用高粱稈子截成小段段，塞在子弹带里以壮军威，吓唬敌人。拿的手榴弹、土枪、大刀、梭镖……什么都有，穿的衣服有黑的、灰的、藍的、長的短的……样样俱全。給养也不很充足，完全依靠群众的供应。就这样，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的红军，在白区敌人堡垒網里打游击，打土豪，除恶霸，消灭頑固，常常一夜奔襲一百几十里，来無影，去無踪，穿来插去，神出鬼沒，把蒋介石的杂牌队伍和嫡系队伍打得暈头轉向，常常在睡夢中糊里糊涂地乖乖地繳了枪，好似红军从天而降。……

不久，队伍向南移动，许全仁同志也离开了家乡河南，經

过湖北，到了江西井冈山根据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山里轉来轉去。蒋介石派了他的亲信陈誠还有孙連仲、張鈞，几十万人馬里三層外三層，“圍剿”紅軍。陈誠的十八軍坏得爛穿了心肝五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江西老俵恨透了他們。在宁都东南，紅軍对陈誠展开了一場血战，許全仁同志参加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也很解恨，整整消灭了陈誠十四、六十七两个师，俘虜成串，第十四师何師長，那个吃得头和脖子一样粗的坏家伙，也当了紅軍的俘虜，算是替江西人民报了血海深仇。許全仁同志那时候，思想很單純，啥顧慮也沒有，走到那里干到那里，行軍、打仗、消灭敌人，一休息，就唱梆子小調，連队里文化娱乐搞得可欢，革命意志非常高涨。

粉碎了蒋介石的五次“圍剿”以后，紅軍开始了举世聞名的二万五千里長征。許全仁同志隨着队伍，走遍了广东、云南、貴州一帶的孤山冷凹、層峯峻嶺。后面有几十万蒋介石軍队尾追，空中几百架蒋介石飞机在轟炸，但是紅軍一面前进，一面消灭敌人，用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許全仁同志說得好，繳敌人的装备也是一种“生产自救”。到达雪山以后，几天也不見一个人影，雪山上，强光刺眼，好多同志眼都瞎了。雪深过膝，队伍在前站队开成的“雪巷”中艰苦地向上爬，山上寒冷彻骨，喘气都困难，一掉队就有被風雪埋掉的危險；遇到雪崩，整班人整排人就在白茫茫的一片中無影無踪地牺牲了。下了雪山，紧接着过草地，几个月不見一个村子，到处是溝溝眼眼，稀泥坑，尽是水，一掉下去就没有了命。整天下身在泥水里摸索走路，上身被雨澆得像水淋雞，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粮食不夠，就找“副食品”——草，用白水煮了吃。那时候，为了保証革命的胜利，部队的紀律很严，

人再餓，不能動老百姓一點糧食；天再冷，不能動老百姓一件衣服，誰犯了紀律，就要受到最嚴厲的處罰。

在臘子口，白軍安下了重兵把守，想一鼓把紅軍吃掉。那時候，許全仁同志也和千萬個階級弟兄一樣，經過長期苦戰，糧也吃光，瘦得不成人形，體力疲乏不堪。但是，長征鍛煉了他和每一個紅軍，革命決心比過去更加昂揚，復仇的火焰在心头熊熊燃燒。毛主席一聲號令，弟兄們嘩的一聲沖上去，紅旗終於飄揚在臘子口上。經過千辛萬苦，許全仁同志在紅軍長征隊伍中，沒有落伍，沒有掉隊，終於勝利地到达了革命聖地——延安。

抗日戰爭時期，許全仁同志在王震將軍部下，轉戰中原腹地和江南北。

有一次，在河南信陽陳沖一帶，日本鬼子几路進攻我們，當時已交十月，部隊都已穿上了棉衣。戰鬥在大別山上打响了，機關槍像炒豆一樣地响着，四面都是敵人，只有沖下去才是生路。冲锋号一响，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們，像猛虎下山，許全仁同志端了上好刺刀的步槍，和日本鬼子肉搏。庄稼漢出身的他，力气很大，一刺刀戳一个，杀得鬼子鬼哭神嚎。他的肚子上中了敌人的槍彈，鮮血染紅了他的棉衣，可是，許全仁同志越杀越勇，眼睛里冒出使敌人丧胆的光芒！敌人听說是王震將軍率領的八路，吓得頭皮子發麻，終於夾着尾巴潰退下去了！

八路軍始終緊緊地跟着日本軍隊運動，一時往南，一時向北，遇着机会就狠狠地揍它一頓。1943年，在湖北長生鋪一帶，一個狂風暴雨的黑夜，伸手不見五指，許全仁同志和同志們一道去襲擊敌人的据点，雨瓢潑似的澆得眼睛發痛，大家默默無聲地随着响導，在泥濘溜滑的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前進。午夜以後，雨住了，接近了据点，隊伍分散伏在水稻

田里，向敌人的崗哨匍匐着摸去。在这个緊張惊險的时候，只要是誰弄出一点声响，就会被敌人發覺，打起照明彈，搖起机关槍，不但全功尽棄，而且我們自己要吃大亏。正处在节骨眼儿上，許全仁同志嗓子眼里奇痒，忍不住要咳嗽，为了集体的安全，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一塊湿土，嚥了下去，脖子一伸，咳嗽果然忍住了。把敌人的哨兵解决了以后，队伍摸到了据点里，四、五百鬼子兵鼾声大作、睡得正香，他們的槍支都架在牆上的槍眼里。事不宜迟，同志們一声大吼，乱雨似地扔了一陣手榴彈，硝烟起处，炸得鬼子兵一个个滚下床来，沒炸死的，赤着膊，光着腔，嘤哩呱啦哭叫着，跪下来乖乖地交了槍，敌人全部被俘，沒有一个漏網。

那时，許全仁同志已近五十岁，为了偵察方便，已經留下了一撮胡子。有一次，在河南确山以西，他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务，要把一个重要情报，送进敌人包围着的一个村庄去。許全仁同志化装成一个老农民，背上布褡褢，拿根小竹杆当拐棍（信就藏在竹杆里），大模大样地向敌人封鎖綫走去。忽然，塵土飞起，敌人的馬队来了，大声吆喝，拉了許全仁同志去当苦力，替他們牽牲口拉迫击炮，許全仁同志心里暗暗着急，这一下坏了事，任务咋个完成呢？誤了時間可是个大事啊！但他仍很鎮定，表面上装得好像很願意去当苦力，結果去了半天順便把敌人輜重实力也摸了一下。休息的时候，日本鬼子还夸奖他人老实，为皇軍出力，大大的好！許全仁同志內心暗笑：我可不能跟你們穹磨菇，脚底板擦油，我可要溜之大吉了！他看着鐵子四周全是崗哨，刺刀明晃晃的，偷跑是不行的。情急生智，他就扛起一根扁担，挑了一付籬筐，大搖大摆，直接到了寨子門口，哨兵盤問他，他面不改色，对答如流：是皇軍太君派我到对河那边拣东西去的。顺利地通过哨卡，一出寨門，下了

河溝就鑽進葦子地，一氣跑到目的地，完成了任務，還探聽到敵人的一些情報。

日本投降以後，反動頭子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這時，許全仁同志在李先念將軍領導下的新四軍部隊里戰鬥。1946年，隊伍奉中央的命令，由鄂北豫南的大別山區撤往陝北根據地。惡毒的蔣介石見到日本鬼子屁滾尿流，可是依着他美國爸爸的新式武器，打起內戰來却萬分賣力。隊伍撤到豫西桐柏山一帶，遭遇到胡宗南、劉峙几十万匪軍的包圍。我們整連、整營、整團突不出去，情況萬分危急。我們十多萬人被壓縮在狹



小地區，糧食成了很大問題。群眾全被國民黨趕跑，鍋碗瓢盆、罐罐全被匪軍打得稀爛。我們先吃包谷芯，包谷稈，後來用小缸煮樹葉吃，水一開缸就炸了。子彈越打越少，敵人的飛機終天在頭上亂炸，情況越來越危急，但是，同志們沒有一個人悲觀動搖，都是憤怒地和敵人死拼。

包圍圈越來越小，敵機投彈就常出差錯。有一次，敵人鬧了一次大誤會，飛機把他們自己的地面部隊狠狠地炸了一陣。趁着這個機會，紅軍像尖刀一樣由這個缺口衝了出去！敵人馬上發覺了，像蝗蟲一樣，用猛烈的火力、密集的隊形來堵這個突破口。這時候，早衝出一分一秒鐘就是勝利！許全仁同志端着輕機槍，向敵人噴射出復仇的火舌，一面跑步突圍。正在這個緊張關頭，許全仁同志發現一個懷了孕的年青的女同志，大腹便便的在亂兵之中掉了隊，跑不動，大聲喊着“老同志”！許全仁同志冒着犧牲自己的危險，在槍林彈雨中抓了一匹驢子，扶着她騎了上去，安慰她說：“你不用慌，也不用怕，有我老許在，也就有你在！”他就掩護着這位女同志，殺開一條血路，終於安全的到達集合地點。現在，這位女同志已是我們湖南省黨內的一位領導幹部。在1953年的時候，還親自千里迢迢地到襄城來看望過許全仁同志，由衷地感謝他舍己救人的階級友愛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

1948年，許全仁同志隨第二野戰軍六縱隊，挺進到湖北的長江北岸。這時，已是解放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他奉命在黃岡縣領導一個游擊小組，在敵人心臟里打麻雀戰，不斷地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策應着淮海戰役，並為大軍渡江準備條件。這個游擊小組人數雖然不多，作用卻不小，像一把兩刃鋼刀插在敵人心腹要害中。

二十年來，在工农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轉戰全國的漫長歲月中，許全仁同志就是這樣逐步在黨的教育下，由一個普通農民，成長為一個優秀的革命戰士。他的身上有多處敵人的刀痕和槍疤。他的頭部由於伏牛山突圍戰中過度拼殺的勞累，以後生了一場大病，得了瘋顫的毛病。他的腿部也由於長期的在雨雲中而受了傷，現在到了冬天就發痛。正因為他這樣忠於人

民，勇敢頑強，人民也給了他無上的榮譽。從1941年到1947年，在山西園平，河南遂平、伏牛山和大別山的四次戰鬥中，他立下了戰功，受到黨和人民的獎勵。

1948年，為了工作需要，許全仁同志服從組織調動，含着熱淚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二十年晝夜不離的革命部隊，轉業到地方政權工作。可是，他並不認為是退伍了，只不過由對敵鬥爭的戰場轉移到經濟建設的戰場上來了！

臨隊前他莊嚴的在軍旗下宣誓：要像永不褪色的“八一”軍旗一樣，永遠永遠地保持着鮮艷奪目的紅色。

人民的好長工

“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當馬夫也行，當伙夫也行，啥工作都是革命一份，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的。”這是許全仁同志1948年轉業到河南襄城縣時，向民主政府人事負責幹部所表示的決心。

當時，襄城縣的四鄰各縣都還沒有解放。大軍正在集結，準備解放開封，後方勤務工作特別重要，領導上分配他到一個兵站工作。正是炎熱的夏天，前方打得非常激烈，成批成批的傷員不斷的抬下來。由於局勢急轉直下，發展太快，醫藥供應不足，護理人員又缺，傷員們的傷口來不及及時處理，有些感染發炎了。階級弟兄痛苦的呻吟聲，使得剛到兵站工作的許全仁同志心如刀割，萬分不忍。怎麼辦呢？怎樣才能夠減少傷員們的痛苦呢？他日夜思索着這個問題。坐等上級來解決困難是不對的，也來不及，一定要主動想辦法。他和幾個同志一合計，建議區委召開群眾會來湊湊主意，為了爭取各方面協作，他又親自找到當地婦聯的孫同志，要求她動員一些婦女，借出